

清代惠远城万寿宫与国家治理

Myriad Longevity Temple in the City of Huiyuan and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张小李
Zhang Xiaoli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1 Vol.22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一年 总第二十二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清代惠远城万寿宫与国家治理^{*}

Myriad Longevity Temple in the City of Huiyuan and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张小李

Zhang Xiaoli

内容提要：

清代，全国遍布两个系统的万寿宫，其一是道教祭拜许真君且兼具江西会馆功用的民间万寿宫，其二是全国各地衙署以及满洲驻防之满城的官方万寿宫。官方万寿宫多供奉皇帝万岁牌，皇帝或太后万寿诞辰、新年等节令，地方官员在此齐聚遥祝，这里也是恭接皇帝谕旨以及皇帝驾崩后设灵致祭之处，因此，官方万寿宫是皇权的象征。新疆惠远老城及老城被毁后所建的新城，是新疆的军政长官伊犁将军驻扎的满城，先后建有万寿宫。惠远城万寿宫不仅具有官方万寿宫的皇权特性，因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主要安置在新疆，由伊犁将军管辖，所以惠远老城万寿宫前还竖立乾隆帝所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体现了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关爱与怀柔。

关键词：

万寿宫 惠远城 万岁牌 乾隆帝 伊犁将军 土尔扈特部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wo types of Myriad Longevity Temples (*Wanshou gong*)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e served as venues worshipping the Daoist deity Perfected Lord Xu while hosting merchants from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of Jiangxi, and the other were official ones serving as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and Manchu military bases. The latter hosted tablets dedicated to longevity of the emperor. On festive occasions such as the emperor or empress dowager's birthday, the Lunar New Year, local officials gathered on these venues for celebratory ceremonies. It was also in these temples that imperial edicts were received, and memorial tablets were set up mourning the deceased emperors. Therefore, the official Myriad Longevity Temples symbolized imperial supremacy. The site for the former city of Huiyuan in Xinjiang province and the new city of the same name rebuilt after the previous one was destroyed were both manchu settlement where the office of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Yili (*Yili jiangjun*), the region'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hief, was located. Temples were built on both sites. Because the returning Turgut tribe was settled in Xinjiang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Yili, aside from embodying imperial supremacy, the Myriad Longevity Temple in the former city site also hosted in its front the stele with *A Record of the Return to Obedience of the Entire Turgut Tribe* (*Turbute quanbu guishun ji*) and *A Record of Showing Solicitude for the Turgut Tribe* (*Youxu Turbute buzhong ji*) compos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r. 1736-1795), reflecting the ruler's solicitude.

KEYWORDS:

Myriad Longevity Temple, the City of Huiyuan, longevity tablet, Qianlong Emperor, Military Governor of Yili, Turgut tribe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 2019 年课题《清代国家祭礼与在新疆的推行与演变》的阶段性成果。惠远城万寿宫是国家礼仪建筑而不是国家祭祀建筑，但清朝皇帝驾崩后要在此设灵致祭，且万寿宫彰显了清政府对新疆的主权，因此，本课题将其列为研究对象。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乾隆二十八年（1763），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度地筑城，乾隆帝亲自赐名“惠远”，寓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惠远城被毁。光绪八年（1882），清军收复伊犁，在老城北15里重建惠远新城。从乾隆年间到清末，惠远城作为伊犁将军驻扎之地，一直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无论是惠远老城还是新城，都建有万寿宫。万寿宫作为朝廷与新疆的联系纽带，不同于民间祭祀祭拜道教许真君且兼具江西会馆功用的万寿宫，而是象征皇权的万寿宫，是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的标识之一。

一 清代官方万寿宫礼制

清代，全国各地建有大量的万寿宫，但其性质各异，归纳起来，这些万寿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祭拜道教许真君的万寿宫，同时兼具江西会馆之功用¹；一类是各地官员在各种节令向北京的皇帝、太后遥祝，兼具承接皇帝圣旨处所的万寿宫，其为官方建筑，规制、供奉、礼仪大致相同。

清代直省官方万寿宫

官方万寿宫最早起源于宋代，其与皇权密切相关。政和七年（1117）二月辛未（十三日），崇信道教的宋徽宗改天下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²，并撰写《神霄玉清万寿宫诏》，颁行天下，以“隆振道教”。³该万寿宫为官方性质，主管官员为宰相级别的官员。靖康元年（1126）二月己酉（十三日），不再让宰相兼任万寿宫的主管官员，“罢宰执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及殿中监符宝郎”⁴。

清代，官方万寿宫涌现并遍布全国各地，省、府、州、县普遍建有万寿宫。由巡抚所建的万寿宫，如位于现江苏苏州市民治路的苏州万寿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巡抚吴存礼主持创建，吴存礼撰《万寿宫记》对其作了详细介绍：“皇上御极之五十六年，大化翔洽，覃被六合，遐迩臣民，罔不提福……每遇万寿圣节，焚香膜拜，欢呼夹道，愿效华封人者，盖肩相摩踵相接也。顾臣工厘祝，向寄瓣香于老氏之宫，喧嚣湫隘，仪观勿肃。唯古王者巡狩方岳，各有明堂制度，翼然会同有绎，如在镐京。今者率土皆臣，冠裳玉帛，胥入王会职贡之图，其庸敢违天颜于咫尺？爰始考卜经之营之臣，存礼履行度地分，命藩司臣朝麟左右藏事，得宏敞之基于会城中址，玉带分流……即此瞻云望日，信前朝后市之规模也。于是取吉程材，凡陶氏匠氏，用丹垩髹漆之类，与夫工直既稟之需，率取诸公捐，锱铢不涉于民间。既而子来云集，鼙鼓弗胜其前，则列以坊表，文石盘螭，象阙门两观也；扃以重扉，象皋门、应门也；正殿五楹，左城右庑，肃乎廉远堂高也；东西廊庑，倬直有所俾乎，待漏也；后楹有觉藏乎，卤簿也；缭垣峻起，仿乎周庐环卫也。自兹臣

1 许真君即许逊，字敬之，号旌阳，南昌人，东晋著名的道教人物，道教净明派尊奉的祖师。万寿宫，或称旌阳祠、江西会馆等，遍布全国各地城乡，乃至东南亚。明清时期，江西经济发达，经营瓷器、茶叶、大米、木材和丝绸的赣籍商人行走全国，并在全国各地都修建了万寿宫，万寿宫也成为凝聚江西同乡的江西会馆。（李星：《论万寿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吴曦翔、吴婧璇：《安庆万寿宫考辨》，《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17期）

2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一，《宋史》（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97页。

3 黄文格：《宋徽宗〈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考析》，《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

4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三，《宋史》（第2册），第425页。

邻稽首，济济跼跼，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夫，而后众着于天颜咫尺之义。而垂白父老，扶杖来观，谓生百年来，曾六随属车之清尘，亲见有道圣人，又身拜衣帛食肉之赐，顾生长田间，未睹皇居之矣，今兹金鳌玉蜆，耸峙云烟，杳霭间则时时有圣人在其意中，川至日升之盛，嵩呼岳应之奇，将亿万斯年，永永无极矣。臣谨拜手扬言，而为之记。”¹

据上文吴存礼所言，在万寿宫建之前，每遇皇帝万寿节，民间焚香膜拜，欢呼夹道，而官员们则在“老氏之宫”焚香遥祝，而此地人声喧嚣，地方狭隘，所以模仿周王巡狩方岳时在各地的明堂制度，由官员们集资建万寿宫。吴存礼叙述万寿宫的源头时，只追溯到周代的明堂制度，而未言及在后代的发展与演变，实乃此类在各地所建与皇权密切相关的不具有道教性质的万寿宫在清代最为兴盛。吴存礼在叙述万寿宫的规制时，直接与皇宫相类比，坊表类似阙门两观（宫门前两边的望楼）；重扉类似皇城的皋门、应门；正殿五楹，廉远堂高，如帝王之尊严；东西廊庑对称，如臣工待漏之朝房；后楹有觉藏，如同皇帝的卤簿仪仗一样；四周的缭垣（围墙），仿佛皇宫周围所设的警卫庐舍。对于苏州虽亲见皇帝巡视而未曾亲睹皇宫的老百姓来说，看见万寿宫就好像亲眼看到皇宫一样。

万寿宫之供奉及礼仪，乾隆年间汾州知府雷汪度撰《新修万寿宫记》曾有介绍：“今直省郡县所在，建设万寿宫，恭奉皇上万岁牌位。凡遇元日、冬至及万寿圣节，所司先事扫除洁清，届期文武僚属，黎明斋邀，八陈卤簿，奏广乐，肃拜跪，成礼而退，凛然天威，不违咫尺，义至严而典甚巨也。”²

据雷汪度所言，清代直省郡县广泛修建万寿宫，供奉皇帝的万岁牌，每遇元日、冬至及万寿圣节三大节，所司先打扫干净，黎明陈卤簿、奏乐，当地的文武官员跪拜行礼。虽然距离皇帝很遥远，但对皇帝的恭敬，好像皇帝就在眼前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官方万寿宫要供奉皇帝万岁牌位，民间道教系统兼具江西会馆功能的万寿宫极有可能也要供奉皇帝万岁牌位。云南会泽县万寿宫，又名江西会馆，其“正殿巍峨，为供奉万岁牌之地”³。民间万寿宫，用了“万寿”之名，供奉万岁牌位，让“万寿”名副其实，也给自身增添了保护色，显然是一个极好的生存策略。

供皇帝万岁牌是封建时代一个普通的供奉行为，即“天地君亲师”供奉中之“君”。佛道寺观均恭设万岁牌，明末徐昌治在《佛教尊君勤礼》中谓：“佛道虽云出世，而梵宇中必设万岁牌，翘勤祝礼。”⁴明朝嘉靖年间官员丰坊上奏，对佛道供奉万岁牌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是一种亵渎：“今天下司府州县卫所等衙门，凡遇庆贺之节，皆于佛寺习仪，而列万岁牌位于佛像之间，甚为亵渎。”⁵，明代衙门在佛寺庆贺万寿节，说明明代各地没有修建类似清代官方万寿宫那样的建筑。清代教育机构也供奉万岁牌，清朝皇太后、皇上万寿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春、秋上丁释奠，以及开学、散学或毕业，“学生至万岁牌前、圣人位前行礼如仪”。⁶

1 （清）宋如林监修、石槿玉纂：《苏州府志》卷二二，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2 （清）孙和相等：《汾州府志·续增志书目录》，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3 邱宣充、张瑛华：《云南文物古迹大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4 （明）徐昌治著、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建道神学院，1996年，第222页。

5 （明）严嵩：《明堂秋享大礼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之二一九，《明经世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6页。

6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〇七《选举二·学校二》，《清史稿》（第12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1页。

晚清外交官裕庚的女儿裕德龄（又名裕德菱），在其撰写的《清宫禁二年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官方万寿宫行礼的概况：

旧制：显官归国，例有一奇特之礼仪，盖当至中土时，必有请圣安之制。其左近之督抚，为之布置。若道台职卑，尚不足与此焉。其时督直隶者为袁世凯，余等初至，渠即遣一吏来，预于存问，俾行此殊礼。布置既周，余父及袁世凯，皆服朝服，冠朝冠，花翎朝珠，一如其职，以往万寿宫。万寿宫者，特为行此礼之地也。其时下级官吏，来者颇众。宫之最后进有案，案之中，设皇帝及太后牌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其时直督袁及其他官吏先至，袁督立于案之左，官员分两行以待。未几余父至，即跪于万岁牌下，口称“请皇安”焉。旋起方，问圣躬安康，袁督当以“健豫”答。礼遂毕。¹

德龄所述的礼仪场景系德龄父亲裕庚归国，在万寿宫请圣安，主持万寿宫仪式的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出席仪式的官员要穿朝服，戴朝冠，朝冠缀花翎，胸挂朝珠，穿着非常正式。行礼仪式是官员对着牌位跪下，向远方的皇帝行礼问安。德龄对直隶总督行礼的万寿宫的记述比较简略，但其有“最后进”，说明它不是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个院落。德龄所见万寿宫，设皇帝及太后牌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之所以有太后的牌位，是因为当时实际主持政局的是慈禧太后，从这个意义上，万寿宫供奉太后牌位有可能是特殊现象，而不是通例，而陈设皇帝万岁牌位，则是确定无疑的。

综上，清代官方万寿宫是地方军政官员举行各种与皇帝相关活动之处，其建筑規制宏大，像苏州万寿宫甚至称得上是皇宫的“具体而微”。万寿宫供奉的皇帝万岁牌是皇帝的象征，元旦、冬至、万寿节，以及恭迎皇帝诏书、皇帝驾崩致祭，地方官员都要在万寿宫行礼。因此，万寿宫是皇权的象征，是联结皇帝与地方的精神纽带和场所，正因为如此，苏州万寿宫在辛亥革命后被径直通称“旧皇宫”²。

二 惠远城万寿宫钩沉³

在官方万寿宫中，作为清朝统治根基的各地满洲驻扎之地满城基本上都有万寿宫。本文的研究对象惠远城万寿宫，就属于重要的满城万寿宫。

（一）清代新疆满城万寿宫

清朝，在畿辅、直省、新疆等地的满洲驻防城，由将军、办事大臣等高级官员率领满洲官兵及其家眷驻防，称之为满城。

清代新疆共设六大满城，分别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建，三十一年（1766）在伊犁建成的惠远满城

1 裕德龄：《清宫禁二年记》，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47册），巴蜀书社，2000年，第134页。

2 文化部文物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第2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333页。

3 因惠远老城和新城万寿宫在功能上是一样的，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因资料有限，本文的研究侧重于“钩沉”。

（老城）、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惠远城东北70里开建的惠宁城，惠远、惠宁两城皆位于伊犁地区。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现乌鲁木齐附近建巩宁城，该年，在巴里坤建会宁城。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古城建孚远满城。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吐鲁番建广安土城。¹

无论是新疆之外的满城，还是新疆的满城，大都建有万寿宫。据《钦定八旗通志》，最早的满城万寿宫是甘肃庄浪城万寿宫和内蒙古绥远城万寿宫，均建于乾隆二年（1737）：“庄浪驻防，乾隆二年设城垣一座……万寿宫一所十间”²；“绥远城，乾隆二年设立城垣、衙署、官房等项……万寿宫一座二十间”³。万寿宫的官方性质非常明显，如山东青州府驻防满城，系乾隆二十六年（1761）将公衙门改成。⁴

新疆六大满城中，除惠远旧城、惠远新城万寿宫之外，清代乾隆朝大臣和瑛著《三州辑略》卷二“建置门”收录了巩宁城万寿宫、会宁城万寿宫、广安城万寿宫、庆绥城万寿宫、安阜城万寿宫⁵，其中，巩宁城、会宁城、广安城均为满城。新疆满城中，只有惠宁城没有建万寿宫。

（二）惠远城万寿宫概况

惠远老城万寿宫随着老城的毁弃而被毁，新城万寿宫目前也已毁弃。目前所见，对惠远老城万寿宫描述最详细的是乾隆朝格琿额纂《伊江汇览·坛庙》：“宫在惠远城之北门内，癸未同城所建。南向三楹，殿址高爽，东西朝房各三间，宫门三间，环以木栅，悉丹绘之。岁逢之辰，大小臣工，皆肃班恭祝焉。宫门两边隙地，于乙未夏建立土尔扈特归顺优恤二记穹碑二座，碑身高大，四面镌勒满、蒙、汉、回四样字体，两亭对峙，颇壮观瞻矣。”⁶

该段文献所述的对象是“宫”而不是“万寿宫”，查清代佚名纂《伊江集载·坛庙祠宇》：“万寿宫在惠远城北门内。”⁷在惠远城坛庙中，名称有“宫”且位置在惠远城北门的只有“万寿宫”，因此，可以确定该段文献所述的就是万寿宫。

生活于乾、嘉、道之际的大臣松筠所著《西陲总统事略》卷五之《城池衙署》谓：“惠远城乾隆二十九年伊犁河北岸创建。”同卷之《坛庙祠宇》记载了万寿宫：“万寿宫在惠远城北门内，乾隆三十一年建，门前勒有高宗纯皇帝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一通，又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一通。”⁸

综合这两则史料，惠远城万寿宫的建成年份存在细微的差异。格琿额《伊江汇览》谓万寿宫同惠远城于乾隆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而松筠《西陲总统事略》谓万寿宫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其中的差异可能是前者为开始修建时间，而后者为建成时间，并无根本差别。

1 参阅苏奎俊：《清代新疆满城探析》，《新疆大学学报》，第三五卷第5期，2007年9月；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第65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

2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88页。

3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一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第1004页。

4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第999页。

5 （清）和瑛：《三州辑略》卷二“建置门”，嘉庆十年（1805）刻本。

6 （清）格琿额纂、吴丰培整理：《伊江汇览·坛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22页。

7 （清）佚名纂、吴丰培整理：《伊江集载·坛庙祠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98页。

8 （清）松筠纂定、汪廷楷原辑、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

关于万寿宫的形制，格琿额《伊江汇览》所描绘是一个四合院结构，正殿三间，东西朝房三间，宫门三间，四周用彩绘的木栅栏环绕，乾隆乙未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在宫门两边分别建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四面用满、蒙、汉、回四样字体镌刻碑文，而松筠《西陲总统事略》没有描述万寿宫的形制，只简单提及了有乾隆帝御制与土尔扈特部东归有关的两篇文章的碑文。

光绪年间所建的惠远新城万寿宫，目前没有发现清人的文献描述，只留下了牌楼照片，为芬兰探险家马达汉于1906—1908年考察新疆期间所拍摄¹。今人王俊昌先生著《惠远城及其内外庙宇梗概》描述了新城万寿宫：“它是惠远城庙宇中较负盛名的宏伟寺院。始建于光绪年间，与新城同城而建。坐落在城东街尾，坐北朝南，造型类同北京的故宫，带有宫殿形式。这座寺庙在伊犁原‘九城’堪称之最，雕梁画栋，飞檐走兽。建造这座寺院是用来在皇帝或皇太后诞辰以及农历新春之日，伊犁将军带同城内文武百官集中拜年的地点。在宫门外路东距离50米的对门建有一砖砌墙壁，墙中间以琉璃瓦镶嵌‘万寿无疆’四个绿色大字，大字周围镶着红色金边，墙壁上方左右角安放两个琉璃龙头。这些琉璃建造是从江西运来的。”²

新城万寿宫带有宫殿形式，雕梁画栋，飞檐走兽，非常漂亮，该文没有介绍新城万寿宫是否再立乾隆皇帝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这两通碑。

万寿宫的功用，格琿额所撰《伊江汇览·坛庙》云：“岁逢之辰，大小臣工，皆肃班恭祝焉。”大小臣共肃班恭祝，其对象当然是皇帝或太后，而其时间“岁逢之辰”显得非常笼统，而王俊昌先生的叙述，万寿宫是“皇帝或皇太后在其诞辰祝寿以及农历新春之日，伊犁将军带同城内文武百官集中拜年的地点”是可信的。

格琿额《伊江汇览》、松筠《西陲总统事略》、王俊昌《惠远城及其内外庙宇梗概》均未言及惠远万寿宫里的供奉。位于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绥远城也是一座满城，也建有万寿宫，佟靖仁编著《呼和浩特满族简史》谓：“东街正中有座‘万寿宫’，是供奉清朝皇帝御像的神庙。每年的八月初十日，要为皇上举行万寿庆典；十月初十日，要为皇太后举行祝寿庆典。”³

从这一则材料看，满城万寿宫有供奉，但所谓的供奉清朝皇帝的画像，则需要商榷，第一，清朝皇帝的画像，只在其驾崩后供奉在景山寿皇殿、圆明园安佑宫、避暑山庄永佑寺等皇帝原庙中⁴；第二，若真供奉皇帝的画像，则一定是供奉皇帝的朝服像，绘制皇帝朝服像，需要高水平的画师，且费工耗时，全国官方系统的万寿宫数量不在少数，显然不可能供给这么多的皇帝画像。此外，上文谓：“八月初十日，要为皇上举行万寿庆典”，查清代皇帝生辰，八月初十为道光皇帝生日；又谓：“十月初十日，要为皇太后举行祝寿庆典”，十月初十为慈禧太后生日，同时祝福道光皇帝和慈禧太后生日，显然是时空错乱了。但佟靖仁先生的文章还是给我们一些启示，即像一些省城的万寿宫那样，惠远等满城万寿宫有可能供奉皇帝的万岁牌。

1 (芬) 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2 王俊昌：《惠远城及其内外庙宇梗概》，政协伊犁哈萨克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伊犁文史资料》（第4辑），伊犁日报社，1988年，第173页。

3 佟靖仁编著：《呼和浩特满族简史》，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1987年，第82页。

4 张小李：《清代皇帝原庙制度初探》，《故宫学刊》（总第13辑），2015年。

三 惠远城万寿宫在新疆治理中的价值

惠远城万寿宫，与在各直省官方系统的万寿宫一样，是朝廷和皇帝的象征，是沟通清朝皇帝和新疆地方的媒介，体现了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治理。

（一）惠远万寿宫是皇帝在新疆的象征

格琿额所撰《伊江汇览》将惠远万寿宫归入“坛庙”、松筠所著《西陲总统事略》将其归入“坛庙祠宇”，二者的重合之处都是认为万寿宫为“坛庙”。此所谓“坛庙”不是祭祀天神地祇、神仙鬼神的坛庙，而是朝拜皇帝之处。乾隆年间大臣永保纂《总统伊犁事宜》“庙祠：风神庙，火神庙，文昌宫，关帝庙，真武庙，社稷坛（每年二、八月祭），先农坛（每年三月祭），龙王庙，城隍庙，刘猛将军庙，八蜡庙，喇嘛寺名普化寺。”¹将万寿宫排除在了“庙祠”之外，或许是永保认识到了万寿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祭祀之所的缘故。

因为民间广泛存在祭拜道教许真君且有江西会馆功能的万寿宫，衡宗亮、孟楠在《20世纪初新疆道教遗存——以三部外国游记为主要依据》一文，将万寿宫目为伊犁地区的道教遗存。²惠远城是满城，城内主要是驻防八旗官兵，和江西会馆没有交集，所以，惠远城万寿宫不是道教建筑。

惠远万寿宫具有官方万寿宫的一般特性，是当朝皇帝的象征。雍正七年（1729）的山东青州府满城，“乾隆二十六年裁汰将军员缺，以其房为副都统衙署，以副都统衙署作为公衙门，以公衙门改为万寿宫。”³径直将衙门改为万寿宫，且四库馆臣在抄写时将“万寿宫”抬格写，可见与惠远万寿宫同类的满城万寿宫鲜明的皇权特色。此外，上文格琿额撰《伊江汇览》谓惠远城万寿宫“南向三楹，殿址高爽，东西朝房各三间，宫门三间”，所谓朝房，为“供百官等候入朝之所”，万寿宫之朝房，当然不能同紫禁城的朝房相比，但既然用了“朝房”之名，可见其等次之高，与皇权关系之密切。所以，惠远城万寿宫是清政府在伊犁地区、新疆地区的主权存在的标识之一。

（二）惠远万寿宫体现了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特殊关爱与怀柔

与别的官方体系万寿宫、满城万寿宫不一样的是，惠远旧城宫门两边分别矗立了乾隆皇帝撰写，并用满、蒙、汉、回四样字体镌刻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土尔扈特部为我国厄鲁特蒙古族四大部落之一，明末，原本生活在我国西北森林和草原上（今新疆塔城一带）的土尔扈特部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离开了世代游牧的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但随着沙俄的扩张，土尔扈特人受到了沙俄的控制和压迫。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顺应民意，决定率领17万

¹（清）永保纂，马大正、牛平汉整理：《总统伊犁事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37页。

² 衡宗亮、孟楠：《20世纪初新疆道教遗存——以三部外国游记为主要依据》，载《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3年第6期。

³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第999页。

部众离开伏尔加河畔，踏上东归的旅途。经过艰苦的跋涉，半年后，幸存的7万人到达伊犁，清政府官员在伊犁河畔会见了渥巴锡。清政府及时赈济人困马乏的土尔扈特部，又划定牧地，对他们进行安置¹。将土尔扈特部打散后安置在新疆等地，其中，新疆安置得最多。

乾隆帝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述了土尔扈特部来归的经过，将这一举动定义为“归顺”而不是“归降”：“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²《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述了对土尔扈特的种种优待，“为之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给予大量的马牛羊、茶米、棉布、帑银等物资和钱财，如马牛羊，“凡市得马牛羊九万五千五百，其自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牧群运往者又十有四万，而哈密辟展所市之三万不与焉”，一共达26万之多，并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³。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不仅竖立在清朝皇帝与外藩蒙古联情的热河外八庙之普陀宗乘之庙，还竖立在了惠远城万寿宫，其原因有三：第一，来归的土尔扈特大部分部众分别安置在新疆各地，由伊犁将军统管，而伊犁将军的驻地正是惠远城。第二，乾隆皇帝特意将自己对土尔扈特归顺的肯定态度、优恤在土尔扈特生活区域广为传布，体现了中央的善意与怀柔。第三，两块碑文隐含了中央与土尔扈特部之间上与下的“盟誓”：土尔扈特部要诚心归顺中央，中央要优恤土尔扈特部。

惠远城万寿宫是皇权的象征，是清政府中央政权对新疆有效治理的佐证。宣统帝退位后，惠远万寿宫地位下降，后被充作喇嘛寺，改名为普化寺。惠远城万寿宫虽已没落，但其与新疆其他衙署、国家祭祀等共同体现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主权并未随之湮灭，其法理不断彰显、强化，并凝聚成新疆各族人民不可动摇的心系祖国、心向中央的坚定信念。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¹ 参见王磊：《土尔扈特部东归：谱写爱国主义光辉篇章》，《中国民族报》2015年12月11日第5版。

² （清）弘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御制文二集》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01），第353—354页。

³ （清）弘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御制文二集》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01），第353—354页。



